

焦耐芳 著

狐狸山庄

蒲松龄远远隐去了，蒲斋中的闲聊，却将一股氤氲之气弥漫至今。我在志怪的故土成长，便将志怪作为一种随缘。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PDG

I247.5
2626

狐狸山庄

焦耐芳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狐狸山庄/焦耐芳著. - 北京: 农村读物出版社,
1999. 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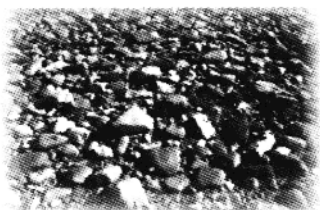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048-3124-7

I. 狐… II. 焦… III. 中篇小说…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5053 号

出 版 人	沈镇昭
责任编辑	马春辉
出 版	农村读物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北京科技印刷厂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	5. 25
字 数	110 千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~5 000 册
定 价	9.80 元

(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)



0

小时候听奶奶说，我们家族和狐狸有一种缘分，我问奶奶什么是缘分呀？人怎么能和狐狸有缘分呢？

奶奶说，小小孩子不懂的事多着呢，你懂得天上为什么打雷下雨？为什么有鬼有神？

现在知道了，那是奶奶答不上来，理屈词穷了。

翻开词典，词条上是这样说的：

——缘分，指迷信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由命中注定的遇合的机会；泛指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……

我的家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，晚上点亮小小的煤油灯，在灯前坐长了，鼻子下会有两道浅浅的烟灰，像黑黑的小胡子。

我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伏在奶奶的膝盖上，听她讲故事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，灯没了油，忽闪了几下，灭了。奶奶抱着我坐在床前，月亮好大好圆，几颗星星也

亮亮晶晶的，从那么遥远的天空中投来目光，望着我和奶奶，它们也想听奶奶讲故事哩。秋虫儿在草丛中唱着小夜曲。

童年的故乡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和亲切，奶奶就是在这个时候讲述了狐狸和我们家族的秘密。

奶奶说，狐通人性呢！很早以前咱们这里狐狸多咧，到了晚上能听到山上的狐狸叫。它们贼聪明，学啥像啥，有时学老头咳嗽，有时学小孩子哭叫。老人把上了年纪的狐狸称为狐仙。在深山中，它们很安分，除了一些不懂事的狐狸进村偷鸡摸狗外，多数是不干坏事的，在山上修炼。

狐狸成了仙就可以变成人，但修炼好的狐狸必须借人的一句话才能成仙。

村里的张爷爷就碰到过这样的事。张爷爷有两个儿子，都不孝，张爷爷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成天下田。有天早晨，天气热糟糟的，空气很沉闷。张爷爷推着单轮车去地里运肥。离村子不远有个坡，他弓着腰一步一步吃力地把车推上去，张口气喘地把车子放下。

这时，有个戴草帽的过来，问张爷爷：“看我像个人吗？”

张爷爷早就看到它了，正加上心境不好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哪有好话：“像个屁！”

那个扔下草帽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“你好狠心呀，我修

炼了二百年，原来算个屁！”一溜烟没了影儿。

原来是只狐狸，它是下山借人的话成仙的，可惜没替张爷爷做点好事，设若帮着把车子推上坡来再问，张爷爷定会说他像个人，就会成仙，没白费心机，披上人皮高高兴兴地跻身大仙们的行列。

奶奶说，咱们家祖祖辈辈习武，老爷爷有一身绝技，双脚轻轻一点地能上梁蹿墙，持两把盒子枪指哪打哪，弹无虚发。那时候这一带闹土匪，经常窜到村里抢东西，可他们从来不敢到咱村，一听到老爷爷的名字两条狗腿就打抖。

有年冬天，下了场大雪，老爷爷闲着没事干，提着枪上山打猎。他走进一片树林，见远处有只大灰狼正追着一只小动物跑了过来。他看清了，是只白狐，全身雪白，若不是被追着跑，雪地里是很难发现的。眼看着大灰狼就要追上它了，老爷爷勾动板机，嘭！嘭！两枪，狼的脑袋便开了花。白狐跑上前，眼里闪着泪花，朝老爷爷作了两个揖，向林子深处跑去。

大概过了十年，来了日本鬼子。他们住在离村子二十几里的小镇上。

有一天，一股鬼子端着枪摸进了村，牵走了三头牛，带去了几个姑娘，他们说，花姑娘的干活。都认为把她们带去洗衣做饭了，谁知鬼子把她们糟蹋了，其中有你的一个老姑姑。

那天，正好老爷爷上了山，等他回来，事情已经过去三天。都知道他的脾气，谁也不敢告诉他。

几天之后，老爷爷还是知道了。一日，有人捎来口信，说鬼子又要进村，老爷爷带着十来个徒弟埋伏在小路边的树林里，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挺机枪。

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十几个鬼子扛着三八大盖枪，刺刀上挑着明晃晃的太阳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伏击。

嘭！嘭！

老爷爷举枪放倒两个鬼子，七八条枪同时向鬼子开火。

鬼子贼精，听到枪声立刻趴下还击，他们的枪法也很准，咱们的人倒下了几个。但咱们的机枪“达达达”地叫着。压得鬼子抬不起头。不过只响了一阵，子弹便打没了。鬼子也有一挺机枪，子弹多，火力猛，咱们的人又被压得抬不起头来，双方伤亡都很大，鬼子剩下四个，咱们剩下了三个。老爷爷急得脸上直冒汗，一颗子弹飞来打破了他的肚皮，露出一节白花花的肠子来。老爷爷用那条练功的带子一扎，两个指头把肠子塞进去，继续还击。可是鬼子躲到一个坟后边，只露出钢盔，怎么也打不着。

老爷爷急了，“蹭”地跳出弹坑，贴着地皮往右滚了十几米，“蹭蹭蹭”上了一棵树，没等鬼子反应过来，脑瓜

子已经开了花。

鬼子全都报销了，咱们的人留下了两个。老爷爷上了树再也没有下来。他双腿夹着树干，一手抱着树枝，一手提着枪。上去两个人都弄不开。

远处传来枪声，鬼子的援兵来了，他们抬走了死鬼子，发现了树上的爷爷，用机枪把他的身子打成了马蜂窝，准备当天下午血洗村子。有人来报信，村里的人全都逃到了山上，奶奶带着爸爸钻进了一条黑乎乎的山洞。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鬼子打着火把开始搜山，抓到了不少的村民，用铁丝穿进锁骨连成串，把他们押下山。满山遍野回荡着凄惨的叫声。后来，他们发现了山洞，但谁也不敢进去，便朝里边放了两枪，子弹打在石壁上闪着火花。一只白狐从奶奶的身边跑过去，冲出洞，鬼子吓了一跳，忙举枪射击。爸爸吓得要哭，奶奶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差一点儿闷死。

天刚放亮，那只白狐回了洞，它戴一顶用枝条编织的帽子，一条后腿上流着血。

奶奶说：“躺下吧。”

它就躺下。

奶奶说：“谢谢你，大仙。”

它不语，蓝幽幽的眼睛望着奶奶怀中的孩子。

奶奶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给它包好伤口。

它慢慢地站起，前腿跪下给奶奶磕了两个头，说：

“你看我像人吗？”

奶奶说：“像、像，你是个人儿。”

它站起来，乐哈哈地走了，腿还有点儿跛。

过了一会儿，白狐又跑回来，说：“回吧，畜牲走了。”

奶奶说：“大仙，好生着，别让鬼子碰上。”

白狐说：“老人家，我们的家庭日后会报答你们的……”

奶奶讲完这个故事睡下了，再也没醒来，那一年，我刚七岁。



那年秋天，由于生活所迫，我暂时停下课程，向导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背着行包随着人流挤上通往北京站的公共汽车。

夜幕从长城那边飘来，宽阔的大街上，车灯闪烁，汇成滚滚的江河，浪花翻滚，溅到路边的花园里，溅到高楼矗立的红墙上，霓虹灯显得不再落寞。

我坐在车窗旁，目光落在车灯涌动的浪花上，心情与外面的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，没有半点儿心思去欣赏京城美丽流动的夜景，心中只有一个主题——拍些好的风光片，多挣点儿稿费，解决学费和吃饭问题。

火车飞奔。窗外，风声急，月夜高。我把装着相机的旅行包往里一放，伏在茶几上睡去。

天渐渐亮了。窗外，群山迭起。我站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去卫生间洗脸刷牙，对着镜子用五个粗长的手指充当梳子，把一头乱发归位。

列车钻进一条山洞，又从山洞钻出，一刻钟后，慢慢

驶进一个小站，我忙提着包跳下车。

这是一座极有特点的小山城，房舍建筑像诗行般错落有致，韵味十足。街道不宽，却非常整洁，两旁是路边花园，垂柳轻拂，一条清亮的小河穿城而过，河面上飘动着淡淡的雾霭。

我沿着河边，一边走一边从包里掏出相机。

路旁，有一家小吃店，敞着门。应该进去填填肚子了。

等了十几分钟饭才出锅，是素蒸包。我吃了半斤，喝了两碗小米汤，然后又买了一斤放进包里。

“请问长途汽车站怎么走？”

“顺着这条路往北，见十字路口往左一拐就是。”女老板说。

“谢谢您。”刚要走，又想起了什么，“这里最好玩的山是哪座？”

她笑了：“山还有好玩儿的呀，这里的山都不好玩儿。”

我自知问得欠妥，解释道：“哪座山最险要难走？”

她目光盯着吊在我肩头上的那架相机。

“有一座，怕是你不去，那里闹鬼，山上的人都搬下来了。”

“我是捉鬼的，坐几路车？”

“别不在乎，上了山怕由不得你了，哭也找不到麦秸

垛。”她煞有介事地说，“不是吓唬你，不信就上去试试。十路车，车只到杨寨，下了车，走二三个小时才到呢。”

我告别好心的老板娘，背着包向长途车站走去。

中午，汽车到达杨寨，这里是终点，再往上，真的不通汽车了。

杨寨村坐落在半山腰，有一百多户人家。车站是片小草坪，刚好调过车来。抬头远望，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峰，我拿出早晨买的素蒸包，边吃边赶路。

路很窄，三四尺宽，两旁是萋萋的野草和叫不上名字的枝蔓。

初秋的太阳有一种新的含意，温暖地在你的脸上滑动，还有微微的山风。

爬上一面山坡，眼前的世界变得异常新奇。山上长满了各种树木，千奇百怪，路旁有棵柿子树，几条枝干离地一米高处便分了岔，几乎是贴着地皮儿弯弯曲曲地长。

一阵山风吹来，衣服凉凉地贴在了身上，这才知道爬山时出了一身汗。

左边，百米开外是道悬崖，齐刷刷的，像是什么巨斧劈开的一样，石崖的纹路很特别，由上到下，弯弯曲曲的，像是一些什么符号。

我端起相机，用长镜头把悬崖拉近。突然，发现光秃

秃的石壁上，一个黄黄的小动物贴着石壁跑，我不由地为它捏了一把汗，如果掉下来，非摔个粉身碎骨不可。

小动物拖着好看的尾巴，在悬崖上或上或下，行动自如，仿佛身上有什么磁场，决不会从光滑滑的石壁上掉下来似的。

它在悬崖上跑了几圈，然后像个杂技运动员玩起高难度动作来，尾巴贴在石壁上，四肢下垂，来回摆着身子，很悠闲地打起秋千。

心头一振，立刻抓拍了两张，题目也起好了——《男子汉》《天生我材必有用》。就在我进卷推远镜头拍第三张的时候，小动物不见了，悬崖上一片空白。

真他妈的神了！难道这里真像那位老板娘说的那样闹鬼闹怪不成？难道大自然中真的有妖有魔有鬼有怪？

堂堂的七尺男儿怎能被一个小小的动物吓倒？这样一想，劲足了，胆也壮了。

带着几分恐惧，几分向往，几分刺激，几分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冲动，一跃从枝干上跳下，继续朝山顶爬去。

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了，其实再往上已经没了路。野草过膝，到处是青枝绿蔓，突兀山石。

山野静悄悄的，不见一个人影，也不见什么小动物，连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不知哪儿去了。

越往前走心里越有一种空寂感，仿佛到了一个无人





知晓的洪荒时代，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。天荒，地荒，人荒，思维世界也是一片荒寂。

人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其实，人又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又是什么呢？是一种二者之间的非化学元素，遇到一定的环境，往往会起化学反应，形成另一种东西，另一种思维定势？记得有位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：

天地是一对恋人，人和物质是一双草鞋，世上本无路，路上本无人，大路小路，小路大路，两路相加，其方程无解……

哲学家这段预言正确与否，我无法结论，但有一点是坚信的，一个人的战斗是最最艰苦的，最最持久的，每个人从有了思维的那一刻起，便开始怀疑自己，两种思维不停地撞击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，方草草收场。

远处，传来了轻快的口哨声，我环视四周，没发现任何目标，听声音，分明离自己不远，可怎么又不见人影？

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朝口哨声走去。人是害怕孤独的，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，我却极想与这陌生人相识、对话，如果谈得投机，也可以结伴而行。

近了，从口哨声判断那人可能在一片小树林子里，那是一片枫树林，树不粗也不高，枫叶泛着淡淡的红。

口哨声戛然而止，对方发现了我，我对着那边喊了一声：“喂，朋友！可以认识一下吗？”

口哨声又响起来，吹着一支歌，一支忧伤古老的

歌。

我止住步，站在那里，静静倾听。

口哨声在讲述着一个古老而又伤感的故事，虽然没有歌词。

我不愿打破这氛围，不愿破坏对方的心态，起码是这个时刻，便转过身朝山顶爬去。

天空中，从远方飘来一朵云，白的像雪，在都市的天空是无法见到的……

思绪，插上了翅膀……